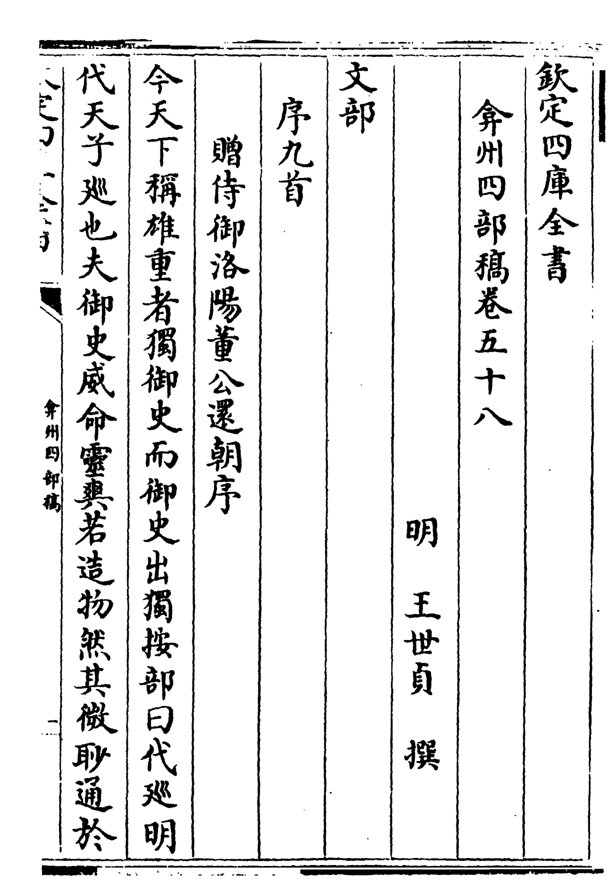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九首

贈侍御洛陽董公還朝序

今天下稱雄重者獨御史而御史出獨按部曰代巡明代天子巡也夫御史威命靈爽若造物然其微眇通於

人主之志固甚近而其所操攝下入於閭蔀則亦甚細然則所與天子共治理天下者非御史其誰哉御史所按部自司隸至荒服凡十七而又獨三吳為㝡重三吳之地延袤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其獄訟期會簿吏獨十之二戶口十之三至賦稅乃幾十之七三吳之錢穀日夜委輸於大司農水衡猶之尾閭之受百川納而不復吐也縣官所以寄國家之脉者獨三吳其所與決脉治疾者獨御史然以不佞耳目睹記循理稱善職抑

何微鮮也御史業自以柱後惠文選爪牙吏擊搏大猾重足而立言有威矣其至若伏鷙去若脱紲其大猾不待反旆而忘其威他御史則不然曰吾庶幾以德柔之乎於是務削其觚稜日夜謀所以中民之欲者其民亦相與謳謡從吏之上以其欲中下下亦以其欲中上以沾沾一時而已即不待反旆而忘其德夫御史之威與德殆無所不伸而不能伸於其下之易忘而後御史之用始困先皇帝之季歲洛陽董公來按吾吴董公為名御

史久當理臺事臺之長雅以吳重推董公董公至未幾而會今皇帝即大位公奉璽書讀之歎曰天子創華大政立綱紀布德惠即詩書所稱唐虞曷加焉顧三吳腹心地所予租何歷歷也夫天子之澤不能不稍為國用詘而黔首不被澤則大有繇今富民田至連阡踰畛而匿其羸貴勢家相依倚勢利為其業中豪爪分其田以小其役其小黠附庸其田以臧其供即國家有大徭賦固取辦於畸窮之馴民以次漁蝎焉非天子所以嘉惠

元元意也於是選能吏分道搜匿伏田諸以奸合者分之以奸分者合之所得田可百萬計自諸伏田咸出受徭役小民業稍稍蘇矣前是言當興吳水利者難其費莫肯應公復慨然曰水利不時興無所受蓄洩安所望歲且縣官亦安能歲賜若租乎於是與今中丞林公合筴推羨餘鏹募民當受水者濬治諸要害河次第就闢而民不罷凡董公所為計深遠類若此公不為煩苛條教責小治辦當百城吏屬公者亦不以莊聲沮色奔走

趣公之外而内奮其精神檢策其行以求合于公公所按城邑小民晏然若不知及公去而大猾猶卧不帖席曰公固未去也公于威德不見跡其吏民不輕知而能不忘此豈可易易言哉今夫雷霆之於人至明皙也一不當而謚之曰霆霹霖雨甘澤也有時而辱名之曰霪威德至於造物而不能盡滿之一小民之口吾故曰若董公未易易言也不佞於公僅再奉顔色退而竊唯公博大長者於所聞當不與而會公得代郡人徐禮部其

感公知謂不佞當有言以贈公入臺屬天子方日新於治諸公卿大夫修羔羊之操公所以廣大其志意為縣官培元氣惜人才開鴻昌懋明之業者功寧僅三吳已哉

送州佐蕭公還守蘄州序

前蕭公為浮梁時則以與介便吏治稱賢令矣而會旁郡大貴人家有所忤蕭公雖用高第入留省竟坐中之謫佐太倉守蕭公業佐守則曰夫遷人者例以傳舍其

官而故紙尺一吾為吾計快耳豈天子所與共慰撫元
元意哉於是州多盜蕭公職賊曹率身先吏民益飭習
比閭什伍之法而時抉其情又以間布耳目行鉤距摘
赤黑丸於掌中發之盜大惴恐無所容迸他邑去蕭公
時時言邑子踐更者三五而代吾乃竟歲為官踐更也
雖然吾得兼治他邑盜易易耳時有軍帥者職亦當治
盜横甚蕭公怒謂若虎而冠曰眈眈攫人都市中何用
治盜為且吾獨不得稱臧孫氏言哉蕭公乃數從上官

白發師狀竟坐免於是州人人大喜願蕭公常為守會州闕守蕭公則攝守過王子而語曰凡吾之難非佐郡邑之難所以用吾佐郡邑者之難佐以長吏故抑而不盡見其才是為長吏掩佐則難佐不愛其才而盡見之即或以佐掩長吏則難今吾幸暫免矣吾乃有大難者吾為之長而使民不測其端是吾愚民而用之則難使民有以測其端民將由隙而入我則難上人有所為而不便於民而吾固持之是上代我受毀則難有所便於

民上未及為而吾先之是我代上受譽則難吾務於民好而時於法有所操舍民得其好而上疑其法則難吾無所操舍於法而不中民上信吾法而民失其好則難事有所當豫而未豫之卒然而無以應則難吾豫之幸而遇事不幸而不遇事則難子將何以教我王子曰守難蕭公哉即以浮梁令治治之民無不浮梁應也且難守者則未有難守者也蕭公曰善視事三日下教勅諸曹吏謹守舍毋輕出為所欲為吾以其日悉汝其事罪

當死為日待汝期耳勅隷卒毋下涸吾鄉民民能自来
勅役者以計次來受事毋居閒居閒吾重困汝勅賊曹
卒乃公在不憂盜汝毋重為盜於鄉也蕭公不下堂寄
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治屬島冦至嘯於海臺使者僅
以一紙符下諸所規調兵食皆以諉蕭公蕭公故豫之
第言其所伏餱可餉其所伏金帛可犒以倉卒辦故事
民當立睥睨間蕭公姑為定編伍甲約束曰胥後令夫
敵未至而先困吾民即敵至而以困民待之皆非計也

比冦退當事大臣計築城海上宿一綠將兵太倉民受役偏且直弗及蕭公上書大臣曰夫築城者業保障四郡也夫利均於四郡而勞擅於一州民不可愚使也今歲荒見食無半菽棄父母之養以日胼胝版築而卒不得升斗之羨愚以為不死則亂大臣恚切責蕭公以代受謷𦒑竟無以奪之役稍稍寛半得直矣蕭公攝守乆民且以為真亡何真守至蕭公仍故職益勤勵以治辦聞而吏部臣亦自賢之擢蘄州守蕭公復過王子而語

曰不穀日虞簡書之及以為遷吏羞乃今幸免出治蘄矣于卒何以教我王子曰異哉蕭公之所虞難者時及焉然蕭公益亨無害也夫以道而用才以實而御虛則何所不可今夫蘄故楚之嚴郡也傳雖稱其俗躁强然猶淳龎近古秀民彬彬喜學有鄒魯遺風詞訟五不能當吳之一賦稅職貢十不能當吳之一以蕭公才出五之一應之足矣何至復難蘄為夫蕭公號精悍勤事所操切間用權術至居恒依義節餙給議論工文章時或

取進掖士延禮之彬彬儒者矣世所稱説儒士類多沾沾自好是古而非今濶踈事情視蕭公治不大逕庭哉蕭公行王子之鄉薦紳大夫以王子雅知公俾叙其言以别

贈大中丞武昌熊公撫廣東序

隆慶二年夏四月天子用太宰楊公等言以浙江右布政使武昌熊公為右僉都御史治左廣兵熊公葢未之浙江任云前是倭事起東南萬餘里城大小以百千計

無不中倭者倭最先吳則先弭稍次越則次弭又稍後閩則後弭最後左廣則最後亂未弭蓋廣多山峒猺與吏民犬牙而居諸海舶亡命者陰結之為內主而海所際西南夷占城交阯暹羅佛郎機大國以十數為外主緩之則諸舶散而蠶食我迫之則結而與我鬬不勝而更迫之陸則陸走峒迫之水則水走諸國其聚若蜂其猛若虋出沒若風雨雖素稱老將曉兵事者角之智勇皆竭而靡一時用事大臣笑以為不更張之則不調於

是折兩廣總督文武大臣而二之俾各以其一顓精治
左廣其武帥則郭將軍成而又益以右廣俞將軍大猷
又留故湯將軍克寬俾佐俞公三將軍皆一時錚錚傑
出者也則又策以為督臣折而為撫其勢稍亞勢亞而
智又均則無能以精神伎力聯三將軍而為一而成運
臂使指之權於是不得不舍其舊而用熊公熊公者故
吳治兵使也自公為州大夫稍遷吾郡丞進治吳四郡
兵為僉為副於憲首尾倭事者十餘年盖倭亂弭而公

始去楊都督尚英亟為為具言不穀兹欲賀熊公夫所欲為熊公賀者賀熊公晩而始獲遇天下之大難以難害熊公而盡出其才賀國家能用熊公賀左廣自是有天夫不穀少而以裨將事熊公又辱收為僚嘗竊習公朗爽愷易平居恂恂不出口遇大事霆决斧斷治務鉅體不苛細而其任人即几屐必稱任盛夏出兵士若負霜雪而片言之拊循冬則挟纊往南沙之役當事者不勝躁以其軍啖倭熊公持重力爭得不敗凡公所决筴小

筴則小勝大筴則大勝後先獲首虜數百千而不自言功且郭將軍者嘗以別部從熊公固習公矣夫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以熊公之賢挾郭將軍又益之以二將軍左提而右挈之知其無難寇也具乃言曰固也子無難廣然獨不聞之書乎知人則哲安民則惠何慮乎三苗夫左廣在漢時固尉它地也尉它王南粤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漢呂嘉相王三代七十年其民不復知有王其獷悍猛鋭礪爪距張頭目足以扼漢於陽山之嶺而

漢以路衛尉楊主爵一旅之師不待巴蜀罪人夜郎兵下牂牁而所抵朽拉瓜分其社而郡縣之且更數世而惕息莫敢首事今左廣以二百年版圖之人民當天下全盛而蝟發莫能治諸老將至智勇俱困何也漢得人而易也今天子赫然用熊公公其人矣子無以為熊公賀為天子賀可也楊君曰善其乃又言曰子習熊公乎哉不知熊公之習子也甚寧舍子也楊君憮然有間曰唯唯否否夫左廣而靡熊公不穀何所藉手左廣而熊

公公優為之矣無所藉不穀矣

送孝豐吳公之蘇倅序

隆慶之二年冬孝豐吳公貳吾州僅七月而遷吾郡倅前是吳公為建寧司理超卓以高第旌入郎儀部諸儀部郎稱多才名士顧獨推吳公而會有所嫌忤前御史大夫前御史大夫為言之吏部中以事下遷為吾州貳吳公至屬關守吳公遂攝守吳公日晏坐堂皇召諸吏以某事某事次第受署即無敢論有所下上或稍緩其

急者而急其緩者冀因緣為姦吳公至則發擿之吳公扶吏不過十然一左顧輒屏退惴惴無人色其聽訟不待悉兩造而剖各得意去即被吳公法欣然曰吾故不敢以倖望吳公庶幾公寬之耳州當歲定賦吳公攝守不三月為定三歲賦曰疇寬畆而瘠疇減畆而腴疇商而賈稾疇匿稅貴豪吾能司知之毋擾擾昏夜居間令乃公借行法也吳公間為具召諸公飲諸公亦以次第奉斗酒曰治飲相得懽甚當張飲時人人意益舒若不知邦大

夫既罷酒輒戒其子弟戚黨曰吳公待我厚何以當之若曹幸為我守吳公法使我得終事吳公何若吳公以嚴愛諸公故益得吏民情時有所按舍出意外中豪家數十百里人若一吳公臨之強飾自勵為善後吳公雖佐守不在攝而州大治公既還臺使者大脩治水利意欲以屬吳公不敢言吳公慨然曰臺使者重勞我我安能為吏民愛旬日筋骨乃出舍河上第令一胥號諸鄉三老曰公在河公在河三老則大驚先其子弟奉畚鍤

雲集窮旦夕事事曰公為我治水得望歲共縣官賦安敢大勞公不旬日告竣於是吳公當之倅任而諸公嘗從吳公游者前為祖顧謂不佞習公兄中丞先生又㝡游于公當有言不佞葢讀漢宣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首以鋭精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乃在龔渤海黄潁川彼其敦本節嗇興敎禮義意若欲緩收吏治之效而不盡用其才其民之應之顧不後於京兆而思以

心報二公何也亦可以深長思矣宣帝尊寵不及京兆
班氏傳循吏首二公雖未盡倣經術亦庶幾合之吾吳
俗剽輕夸詐以繁罷爭雄長太守蔡公力欲勝之於道
而患寡與合者往吳公佐吾州蔡公不以屬吏視公日
相與談甚適今吳公晉而佐郡獲從蔡公共筴一堂之
上所以回易觀聽而成吾郡於仁讓者寧有涯哉不佞
竊從諸公族下風若倅務公固百優之無所藉不佞言
矣中丞公字峻伯與公之先王父玄源公俱嘉靖中循

史也

送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子告序

浙江右布政使華亭莫公言臣不幸有狗馬病願乞骸骨避賢者路上為下吏部吏部持之曰是先帝以詔起者也而賢不可莫公則又以病篤請廵撫都御史谷公為言莫甚誠賢顧病不任劇唯上幸哀憐之有以全終始按故事藩臬大臣非有他故而乞歸者聽以九卿秩歸養莫公於格宜還詔復下吏部復持之曰莫甚誠病

顧賢也而且才是不可以歸徇也聽仍以右布政使即家治病病良已有司具具狀聞詔曰可於是莫公度已得請徑歸而公之鄉人宦於浙者俱来謂不佞曰莫公豈不誠難進易退者哉當嘉靖中上留意文采夸飾治道而公用推為祠部郎日治禮樂章程之事駸駸貴矣已而力請外請外而得督學使者使者雖稱外則又貴公一旦而遽乞歸而收精藏明於窂撦閒寂之鄉二十年而中不動一旦天子采公卿諫臺議召公田間不三

載而屢長外藩葢步武卿相矣公復飄然舍其重若脫屣而究於嚮所謂牢搔閒寂者也則誠安之矣如莫公豈不難進易退大丈夫哉不佞世貞曰唯唯否否不佞日者幸於公以杯酒侍從容言先帝輕於舍而重於用天下之人才急於得人主故人主獲操其急而擇臣今皇帝輕於用而重於舍人主恒急於得天下之才故人臣恒操其急而自擇若吾儕者亦可以自擇矣莫公曰惡是何言也人主為天下而用才人臣為人主而以才

用以兩交濟也非以兩操急也故夫人臣用而有所不敢輕用退而有所不敢輕退者分也非有所前主也曰吾之得請於先帝也屬太夫人老而貴陽越在萬里外意不欲偕竊以為人主不一臣而太夫人僅一子吾得請而男未女臼以奉太夫人里胥號吾門而呼吾役而如弗聞也者吾之友介者以為快而達者以為固而如弗聞也者臺使部吏刺交馳於朝以薦而如弗聞也者吾知有太夫人也太夫人固以天年終而吾奉先帝命特起數更大鎮蹤𨈆

無所効為念而安敢治其私且夫人臣既以棄其身而復自擇至欲屈天子之重以成吾高於分何取焉不佞謝失言更兩月而視莫公病而莫公業告歸也不佞請曰如嚮語何莫公曰不然也吾病度非可以旦夕已而旦夕有專職天子之禄不以共吾職而共吾疾甚愧吾以口計禄而不以力計職甚懼病則歸不病則不歸吾終始臣職而已故夫莫公之得請於谷公也不佞實將辭焉公非專於難進易退者也公純乎為人臣子者也

鄉之人廼謂不佞曰信乎吾子言莫公病良已有如尚書下尺一以國家大計廹召公公能遂晏然已哉

贈山西按察副使京山李公遷浙江左叅政序

當先帝朝余與京山李公後先守尚書郎也而李公出按察僉事於浙島寇暴從浙起剽郡邑甚劲李公當行部而馭者難之李公顧叱曰前而難我也耶我固非我有也時上幸臣文華來視師所掊擊勢更劲於寇左右謀以李公當自為計者李公復叱曰爾且復難我也丈

夫顧義何如耳死敵死權庸異乎李公所不能視餐者若而旰所自甲而達戊治書獄晻不交者若而宵所謀野而不盡宿而不具下陳者若而寒暑所拮据於旰宵而寒暑者若而年斤斤焉繕儲胥習擊技稽軍實聚官弊祛貪瘝其大要為浙士民請一旦之命於天子即步武利害弗恤也李公所覩浙士民而不覩冠所覩天子之職與德意而不覩天子之幸臣然所謂冠者則已懾公稍解去而卒不能勝其幸臣至坐飛語不稱當調父

老子弟相率而環公以請者數千萬人枙車足不得發曰公柰何舍我李公霍然而悟曰去之吾獲我我乃者復吾親有也葢公父大夫公田居亡恙也當李公之歸省也日飭治瀡㫖侍大夫公間則從故侍御王時育游甚歡侍御者故嘗論糾權相嵩忤㫖貶人或謂李公是權相方與幸臣比周而蠱上公不憂跡耶公笑不顧游益歡居七年幸臣敗中外爭推轂李公賢以為用之晩而公殊無意出大夫公誚李公吾食肉躍馬如少壯時

若生而詛我以老耶且不以時榮貴我而徇匹夫之小孝胡冀為李公不獲已而從太宰銓得僉事山東已叅議河南已又憲副山西也李公官日益高又獲以河南封大夫公賜金紫而公之子維禎成進士讀中秘書矣會子起田間繇浙左叅稍遷長山西憲與李公相勞若佳事久之戲謂公曰居久無意浙耶不佞之有事浙其及公父老可半在壯者或老矣而德公如一日公謝曰有之不穀之以浙為媿也而勤士民恩不穀則何敢忘

居無何予移疾歸里歸之二月而李公遷浙左叅實子故官也公當行屬其僚袁公輩曰是必需王子言以行袁公走使四千里謂王子强為我言夫李公之所惓惓不釋余者豈以余嘗一居李公官熟浙事耶不佞即熟浙事何所加李公即不佞旦夕思一二有所獻李公且笑以嘗優為之雖然亦猶有請也夫和緩之治一人脉可無再診矣一疾而更一診者其所受與所理後先異也公之浙去公十五歲餘吾乃者窺其民不虞寇而虞

縣官之煩賦與豪右之侵兼不虞冦則其武備日益弛虞縣官之煩賦則其民大小益併困虞豪右之侵兼則小者重困不佞嚮固念之而未有以計也李公行矣不南走長山道即北走嶲李父老子弟相率而逆公者捋公鬚曰上幸復用公神明不衰度有以重生我也其以不佞言質之夫李公之不為黃次公則余信矣

送按察副使巴蜀鄧公還任福建序

往余佐浙藩也而今副總兵王公其寔為叅将嘗以間

偕受署於大中丞谷公時廣中島寇急詔閩帥以師夾擊之谷公諄諄為浙東西虞也數策余余謝不敏則曰今島寇方蹂廣閩次之然閩最為急夫島寇乘風汛則趣閩南蹂廣而不利則趣閩北蹂浙而不利不歸島則趣閩夫閩島寇之衝而浙與廣之要害也我浙東之師重而島寇來頗輕寇不大訌浙東浙以西可高枕寇不大訌浙西江以南可高枕非江以南之師重而後寇輕勢有便不便也谷公收余策而居無何閩帥與廣師夾擊

大破獲冠首虜數百千浙西有一二餘皇我師軍之悉殲焉由浙而西江以南烽燧之厌不爐谷公聞而後喜可知也又二歲余以憂罷晉臬里居王公遷為吾江南師而會按察使者巴蜀鄧公以治郡第一奉璽書來飭兵備鄧公職廉察綱紀文武大吏祉四郡一州十八邑之赤子而乳哺之然其大指要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貪胺為急所規畫建白井如也俄而鄧公用故節移監閫師王公益過余而歎息曰天幸畀我公為吳民

主不轂庶幾覩厥成焉柰何復奪之去而使不轂踽踽涼涼也余謝不敏則曰固也為谷公言之矣夫居平而擇天子腹心骨肱之地則江以南重臨難而思用武之地所以扼冦吭則閫重曩時廟廊之議以居平而重江以南借鄧公來一旦回慮迂顧思折衝於廣粵之交而隱然長城上游者是安能舍鄧公哉葢余竊窺公所規畫建白若明斥堠練軍實裁冗費抑貪肞不踰時而井如也又惠然而不動聲色夫鄧公固無難江以南矣於

闉乎何有即闉得鄧公鼓舞甲胄之色而奪島冦膽冦
惕息自匿不暇安能陸梁於風濤堠烟間由浙而西江
以南獲高枕者靡非鄧公遥障力也鄧公行王公介予
言為贈公行矣有如人主竟重闉鄧公奏三至之捷而
拜大中丞如谷公者王公亦且秉斧鉞而從公後哉

又

按察副使巴蜀鄧公以湖廣節奉璽書來治吾吳中四
郡軍事公至則躬按行海戍以時延見文武吏士訪問

利害便苦甚晳為七事上幕府大要欲兵損而足於戰
賦損而足於餉列將損而足於控守地損而足於要前
上事或報可或否竟之無以奪公而公所最鋭行者𣪍
民荒地予稍近有力者免其稅使就佃佚其熟而稍徼
之業已就緒鄧公不為嚴聲色以厲其屬不為浮吏詞
以取悅而所屬即墨舞文吏上豪見之盛夏若負霜雪
㢘醇吏民就之如勁寒而𣊟春陽遠邇翕然謂公居職
自稱即數十年賢大夫亡踰者而一旦用福建節去監

其軍報至邑之士民與野之父老子弟狂走吁呼失次曰天子畀吾吳鄧公將以大造吳而公柰何輕去我則又內自疑曰天子遽遷公才之耶即才公何以不右公秩也且閩與吳甿重吾吳四郡穀粟金帛之賦日夜灌輸於京師而不已吳賦十之閩賦一之縣官所悉也柰何輕去鄧公於我則又疑曰往者縣官采給事御史言下久任令前使湯公當遷者數特加中二千石秩仍領事又三歲而後遷今鄧公不數月而遽移何湯公之久而鄧公之

速也夫為令而自格之何也相與聚而質諸薦紳先生薦紳先生曰唯唯否否子之所以疑固也然縣官寔才鄧公而急閱且子不見夫和扁之於疾乎諸以疾來請者曰腹心曰手足均受疾也則藥必先腹心而後手足切脉按氣得疾之源乃不在腹心而在手足也則亦先手足急在重則先重急在輕則先輕故夫緩急之勢出而重輕易令閱誠手足也然以其赤子之地當島冦衝赤白之囊日夜上急尚書至捐它省之賦以予其卒朝

奏功而夕報封賞絡繹道路也吳自壬戌而後靡星沫之燧以干疆場吏天子因高枕而受大江以南之計夫安得不急閩謂吳安湯公也者則徐之謂閩需鄧公也者則速之且也鄧公之不遂右秩以資乎固將有待也夫剸緩急之勢持資審望類能而使人者縣官之微馭也事不避難鞠躬盡瘁者王臣蹇蹇之節也於是諸父老子弟听然而釋竟愀然而不懌也曰辨矣子大夫之言然吾儕終不忍舍公諸薦紳乃授其言王子使叙

而為公贈王子曰讀鄧公所規畫諸筴豈唯吳足治哉固慨乎其無難閩也前吾友汪伯玉之監閩師耿子衡之以故秩移上谷也不旋踵而建中丞之纛於其地余為閩賀得鄧公且為公賀得閩矣

送大梁王公汝平入副客部郎序

始王公令崑山甫浹歲而有所不悅於當道也吏民則相率狂走而請太宰格其章不下矣王公滿三載最當遷為京朝官吏民則前驚曰公得無舍我去乎或謂前

太宰王公於王國有連不虞宗正條耶太宰以公之宜
崑山也超拜常郡丞用五品章服仍故邑居二歳許邑
益治而所連王國事亦竟白宗伯夕以事白請報可而
今太宰詰晨以除目上王公遂得副禮部主客郎郎丞
美除也主客郎又郎美除也其吏民且喜而驚曰吾邑
遠縣官所三千里外乃能悉我公治狀而驟遷之國有
人哉雖然公具舍我去矣吾不能重留公以為吾父老
憂柰何不佞竊嘗聞之諸公云吾邑地故上饒自有倭

訾稍稍稱瘠王公來而民之亡歲者一大水者二然其人不流徙獲以其暇治溝圩亡何而瘠者腴矣去公之前售田者不滿五鏹今而上直二金最下亦一金且倍鏹贖矣長賦者以歲數率破家當王公來而賦長完所部從妻兒社飲黠者或有竒羨矣里役詘詘步入邑受約束畢罷輒謝去曰吾亡所庸若也當日直行牛酒饗過客曰吾不能以吾民饗過客且止矣梗陽大夫之獄不能决者以屬公片言而剖曰去之毋復溷獄吏為吏

杜邑舍聽受爰書手無所上下矣胥隸之疇曩鮮衣而盛氣叫號於鄉者衣懸鶉且鵠形矣王公以間過從搢紳先生則靡不歡然奏情也公亦故自弛曰柰何以酒間禮苛責豪長者乎然至薦紳先生居恒相勅即王公過辛我不可以燕見而居間有所解公一變色我輩安所容既而又相慶謂異時中丞御史爭搆會吏民令相告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獨不能犯王公界嚚訟之徒毋論中丞御史所指屬公探得其主名大杖杖之立斃

今雲間去吾邑不百里而近士大夫能復具衣冠坐令舍歸與妻子食新稻飽乎吾安得嘗事王公也夫王公有德於士大夫吏民若此即遷去安能舍公吾邑遠縣官三千里所悉公治狀而驟遷之日吳闗守則胡不移丞為吳守以徧惠七邑也不佞獨曰然歟否否夫類能而罷使官人者職也文學政事偏至而偏用之兼至而兼用之此所謂類能罷使者也說者謂漢文時天下幾於刑措號稱極治而病於謙讓禮樂以為有君無臣蓋

河南守吳公治行第一而其客賈生用才舉數千上以正朔服色之事而不盡行吳公不文而賈生不試吏則𤋮至之𤍠鮮也且而欲以一邑之政盡王公手而不聞大梁有李獻吉高子業者王公繼之其文聲隆隆起矣太宰以政事留王公而以文學召之此其所屬於公深也宗伯諸曹職禮樂而公郎主客主客典治四夷朝饗之事今五單于解辮請正朔南越授首要荒之外梯航重譯而來貢者不可指數太宰方進𤋮上相王公所旦

夕叅佐以興禮樂之治者其效寧獨一邑而已哉王公行不佞與從父老攀卧之後故次其言以為之序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張映標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首

贈大中丞潘公時良序

天子往即家起大中丞潘公也葢河告决矣先是嘉靖末河決濟沛間潘公以中丞節佐朱大司空治之河一

切復故道轉漕亡害而至是河患稍南徙決睢寧潴其陸輕舟從下決而北者曹家口至沛之直河赭為平野淤漕艘九百六十糧四十萬餘天子悼河功之不成歷宵旰衣食諸公卿大夫旁皇深思和瓠子之歌而潘公以故節來涖事至之日即召諸司道大夫計之或謂故河卒不可復宜因睢寧決而導之者公曰不然夫避難趨易爭一時之便而畧其害非長筴也快於襲功於身而遺艱於後人非純臣之節也故河見以為難集功耳

吾不忍苟趣於睢寧決以病來者於是議復故河河有神最靈公移文責之神見夢從吏曰爲我謝潘公方陰翊若力柰何責我公爲具一少牢以謝當是時決口凡四十餘所計以土舟或簍石塞者即不能旣淇園之竹以楗而公獨曰語不云乎搴長茭兮湛美玉神饗我一少牢許我矣吾今而得所以塞者伐河柳爲骨而草衣之土實其中大者圍徑二丈縋巨絙下之口立塞益調夫傍浚深廣逾於舊居一月餘而河復公方益調夫治

芟具不休無何雨大作挾以巨颶黄河之桃花水来已
山東諸泉来嚙隄口立潰公方病背疽小間畟剳出揤
循其吏士而厲之亦會所調夫具方集其決口就塞如
故又月餘麥黄水復以風来公先吏士按行隄所與水
力争得不潰至六月而奏功凡用役夫五萬水衡金十
一萬八千所浚河以丈計者萬六千二百有竒築捍堤
以丈計者四萬三千二百有竒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
故河而費半之於是諸司道大夫馮君敏功張君純輩

方思所以修大公功立石而樹之永永而會公持議與
勘河給事左脩漕課用浮議擿公罷去諸君不勝念走
幣數千里乞辭於不佞以重公行謂不佞實習公故則
諸君之言曰甚矣潘公之不易也日紛紛建筴時幾於
築室道傍矣公排羣咻而身任之艱究利害曲盡其巧
以與河力敵而卒勝之迂思迴慮逆待其變變至而若
素大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夫縣官安能二三潘公而輕
棄之也漢武誅匈奴平蕩滇越遼蜀固不愛通侯之賞

而亦重脩其罰大者抵罪小者奪爵而所任汲仁郭昌
鄭當時不以河故而少貶其秩乃至親臨祭令羣臣從
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功成而歌咏之蓋真見
夫治河之艱於治邊也今天子坐法宮不動聲色而五
單于解辮彼豈亦弁髦一河而所謂宵旰衣食者以
未悉潘公則可夫豈遂能輕棄潘公哉潘公乃謂勘河
給事實知我我髮且種種矣安能為吾病疽而日夜行
河隄死矣而幸愈不死舟挂觸樹杪幾覆身半濡死矣

而不死給事令授我以身而逸我以太湖之䃧也吾安所不愉快也雖然令尹子文不以三仕巳而動喜愠舊令尹之政徹以告新令尹孔子予之計公所以語代公者亡異子文矣公即歸天子思公再起再効且日尚書被尺一趣召公茗雪間公亦安能竟辭玄圭之錫哉

贈吳叅將遷江北副總兵序

世之言搢紳介胄士往往不能持衡而相為用今夫四封之裔陽寄命於介胄而陰操權於搢紳者何限也故

天下見而形以為有事已則材將重稍見而形以為無事已則材將弗重大司馬據考功令行黜陟將見材矣而它重爭之則遷將急即見材矣而它無所更重則遷將緩緩可以窺無它重不它重可以窺無事形然而淺慮者樂其形而深思者虞其機謂其末足以摧將志而弛邊守若夫材將則不然重而不挾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緩而時養其所以待乎急急而不驟奪吾之緩不佞世貞家東海上束髮而窺用事臣所以待

橫海諸將軍輕重緩急之態若一乃後先橫海諸將軍所以自待者未有稱也葢晚而始得令叅將吳公云吳公産中州起自百夫長非生而習戰陣與挾子侯舍人之素也一旦擁輕騎手縛雈符之魁奮身從戈船下瀨出沒於粘天浩汗中視以為若策駒駼康莊者數戰而數鹵首獲生以捷上當是時縣官方外急冦而内重將以故吳公得婁推移至帥閫為温處叅將而久之冦警漸以弛吳公亦僅移吾地當吳公之移吾地時後先開

府大中丞見以為無事形而臺使者從吏之諸所以議減削士伍者非一狀大指不欲使兵勝食而郡邑守令理官負其指睨天而延武吏磬折唯唯惟謹一言不相當刺訶隨之公獨行意自若也凡所建白上記開府臺使者務精詳其目不敢以銷兵解曰即一旦緩急何以應之吾支梧朝夕易耳吾不欲以難貽後吾者接見郡邑守令理官亦畧如平常曰柰何使我僕僕謬為恭謹少年前乎且也不欲以吾一官易吾體葢吳公之為恭

將前後積數年不調當為大帥者再輒報罷公方出夫
人簪珥市牛酒饗士也曰使吾推金長安道中毋寧推
金帳下士乎哉然公所蒞以威愛稱其廉介之操與恬
靜之行即開府大中丞臺使者不遽悉之徐而得之吏
士老稚之口彼見以所建白若逆耳而無以易其筴見
以無加禮若刺目而無以易其守固未能一一心曉愛
之未嘗不騰書推吳公第一而大司馬按資簿酌以考
功令亦竟不能終後公矣今年春淮揚以副大帥缺請

天子進吳公秩奉璽書往公諸部曲𢌿𢌿等不能忘公恩謂不佞世員實悉公宜有以光顯其行不佞謂今副大帥不為重公也即西北護帝鄉有陵寢在稍東扼漕綱天下喉咽之地南據留京之上游而介然一幕府當之即江南稱肺腑宜不足比數然謂縣官果急副大帥也五單于解辮奉正朔南越授首海不揚波者數年于今矣世固以見無事形於士伍時削而不時益乃至於大帥或罷而或留非真有所急也吾所以謂吳公者前

固云重而不抉其所為重不重而毋失其所以重綴而時養其所以待乎急急而不驟奪吾之綴公固饒為之願毋忘之而已

送太倉州學正李君之南寧推官序

李子之司教吾州也實用天官選人第一云居八月所而超拜為南寧郡司理故事選人由鄉貢拜司教者稱署司教其率以秋比之八月聘主省試明年應南宮試取第不第而又久之序遷為郡邑長佐六館師即無以

八月所遷者而李子之來司教也御史劉寔檄之俾轄四郡肄業諸生而僅以休沐歸延見故弟子及問學業談說經義時務懇懇然不能以旬日計李子行而弟子杲杲輩惘然若失其恃怙也為歌詩頌美之未巳人相率而乞言於不佞以為行李重不佞試問博士弟子昔子夏授經於西河之上趣而受之者即家家焉因而成市陽道州為司業七年遷刺史諸生詣闕而請留者數百人凡此固其師之美與所稱誨不倦者乃以久故今

李子名為司敎者八月所為弟子攷問學業談說經義時務者僅半八月何以得此聲人人也諸博士弟子曰然歟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朿脩之贄杜不令面以為它博士先其有所誨廸也別腎腸劌肝腑唯恐其有隱識也獲片善揚之唯恐其未竟也獲不善偲偲焉誨之唯恐其弗革也已匿之唯恐其若傷也不腆之奉不足以共伏臘而諸弟子即不幸而有疾病不諱於我乎資亡問恭也下帷之日指授屬文手自行酒漿脯醢取諸其

宫中而用之亡問供也諸弟子即不幸而不能以八月留吾師入葢一嚴父慈母驟得之而驟失之能無惘然悲思哉不佞今而後乃知李子所以得此聲人人也縣官念荒服之外與我共此民者其郡守倅理官乎迫欲遴真才而治之又廹欲見李子才故八月所而奪我州司敎以去且南寧非古所謂邕州乎哉南逼欽欽隣為交阯北逼羈縻溪峒界至不能名自儂智高亂蒿棘閭井以勤王師四百年而稍稍蕃其齒育顧聲名文物時

有所避焉而錯猝撞於四境之外內夫以秦之疆而其
中戎約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益猶欲以柔道來之而不能禁令縣官至治累葉威無
所不加要荒萬里外奉首三尺恐後此其過秦遠甚李
子以博士高第奉天子命用理官臨涖之寧敢有越厥
志者哉乃不佞願李子毋純用三尺濕束之亦願毋以
羈縻例視之也惻怛恩利誨養之意所以驗於州弟子
者時損益焉俾其誠流通於法中而恩時出於法之表

遠方之氓含齒戴髮不自異孰非弟子哉陽道州日熟二斛粥與饑民共之不勤催科歷歷乳吏耳無足擬也蠻夷猾夏俾咎繇作士明五刑於方逆之間甚或有苗弗格舞干羽於兩階不亦迂濶事情哉然以之格苗而賓蠻夷若取寄李子淑問身臨莅其郡郡有咎繇矣慱士絃誦餘業亦何謝干羽稱舜世也故李子行而不佞承諸弟子意為叙之若此乃其慱識至行卓犖嶺表則戶部郎黎生禮部郎梁生數數為余稱之矣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往吳郡守闗詔即家起前守廣平蔡公任之度蔡公已至吳則遷為按察使者下璽書兼督晉陵雲間京口凡四郡而度公所治四郡業已竣則仍故節易璽書視山西學代君守者吳君某及晉陵守某雲間守某京口守某合丞倅司理而下若干人俱稱公屬吏以不忍舍公故相率而造不佞之廬以請曰唯吾子之幸習公也敢徼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雖微諸公之請不佞固有

言也甚矣蔡公之德吾吴深也再為守一為使者不佞其守下人也乃又幸習公不佞葢嘗聞之師矣夫子適衛既用富之而教之之旨首發於冉有而有弗敢當也其言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即夫子亦知之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今天下公庾匱私閭竭外不足共九邊内不足奉一人大司農日夜講究至白首而不得其畧宜冉氏之所難而顧易之大宗伯所掌治典禮奉郊社宗廟且又合古大司徒庠序造貢之職

而為一雖最鉅盛典然循軌奉經一有司足辦耳而冉氏胡刺促自愧也豈所謂禮樂者精神心術之運必本於天德而所謂教化者鼓舞匡直之妙不在於文具耶今夫督學使者固號稱外臣其於一方職大宗伯也蔡公始為吾吳守蠲苛賦削冗役聘享迎送事取成禮它公私費一切減省置常平倉待水旱不踰歲而田價增溢二民之業爻而歸農本貴末賤歲課自集公猶以非急所急者吳俗訾薄好靡哇詞麗裝奇衺工巧痛抑斥

之民強以為儉公猶以非要其要乃在立鄉約尊禮讓厚風化彬彬師師其良者庶幾華心公又創立書院萃衿髦之俊而躬誨之俾以時進其業而日強其志公最後遷使者所任職簡士馬治戈船脩斥堠轉餉海漕糺察墨吏大豪所部治益廣緒益繁奏牘訊牒以百千萬計遹者縷析逺者綱攝即有所掊摘惴惴以為神而公大指未嘗不在尊禮讓厚風化也稍間進諸生談說經義明心學未嘗不諄諄乎言之也公固不齷齪治冉氏

材得一旦從夫子幾希乎聞四代之取節哉統均者若窺得公之微而用公以試公禮樂敎化於晉耳不佞則故嘗從事晉諸生守其師說不能如吾吳闤闠詩書然多樸茂木訥任重道遠之器况其地西南為唐虞姒氏故都人文之首近而河汾稱能紹明其統脩其業者世世不乏公一振德之其有益於世豈淺淺哉公行矣異日所稱大宗伯司徒合而佐理天下者始此亡所事一方矣

又

蔡公之飭兵吾四郡實用吳郡守最遷云而是時諸武吏雖目公良二千石然以寛平重風教得最聲又時時為諸生談説經義褒愽儒緩意不欲言兵事公至則延見武吏謂使者謬從田間起踞諸公上幸有以敎我已大閲差次賞罰不小貸顧謂某某曰作某過某盜某餉某朘某背賴而帥不時上不者恚文法立彈治汝矣諸武吏惴惴請死退而自疑所作某過即妻子不知何以

得此蔡公也已按樓船將軍部士若干毋得占虛籍為斥堠若干其最要其次之轉餉以時給士不虛廪廪不虛士即部曲數百里外若旦夕周還公而其廡無害者善為伍者勇前者咸各以其長進遠近狙魁盜優咸羣蒲伏袒跣請效麾下顧其為諸生談說經義益甚而亡何詔下公仍故秩移督山西學政諸武吏乍聞之人人自失也曰公柰何捨我公實我父母而外嚴師我舍公何以免於皐雖然我固疑公之遷也乃好為諸生談說

經義益甚具稍慧者曰不然公固多暇夫諸吏不習蔡公乎哉其布耳張目手運神觧一諷不再忘立斷不再剖且子之敝甲彫戈有重勞公屈指者乎設策布筭有攖公思者乎諸生誦法孔子著為經義根抵理道秋實春葩論議是非凛若霜雪決策得失蓍筮鑑别是固有以當公也公今去而東鐸三晉間即盡龍門河汾之彦衎圖書之指下淇園之竹以書之曾不足當公一夜之閱有如天子一旦委公長城係五單于之死命韓甲代

馬搏扺如電戞札霆發繁弱夏服左右宛月公不爲之欣然而色懌也哉公又何專好焉王子聞之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謂公專好文者非知公好者也謂公兼好文武者非知公無好者也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孔子嘗辭於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其它日乃曰我戰則克至夾谷之會以好往而具三司馬奪萊夷之膽於立談間而敵自服彼其所敎諸弟子即粗而名之曰藝有不具文武者

乎蔡公仁義成性發而經緯為憲萬邦夫豈有二道哉
且公之師帥而也毋寧異於師帥諸生也惻怛以將之
肅括以衡之詳其科條而寬其入曲成而不遺巨細乃
其秉淵乎穆乎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夫豈又有二
好也諸武吏曰善請授簡為公贈

又

不佞嘗承乏晉臬預試事得以縱觀晉諸生之文歷歷
守章句不悖其師說如西河弟子云爾其評隲前哲决

策時務務為剴切中窾不求華於辭以故造士之數視它大省恒不相當云既竣事獲以間陟太行西南望中條王屋之勝洪流洊來龍門柱之因以慨想唐虞之際聖哲彙起發為人文炳烺萬古迨于兹今蕞爾之郡三四鉅公龍虎變化出入將相為世模楷士不在多要之實用辭不在工要之實體而已即令大江而南學士大夫樹頫頞決帿吻懸錐之指一揮而竟側理之紙者數十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晉之藝角長而疵短誠不

可同年而語即異時施之用吾未見其盡合也往者嘗以是說質廣平蔡公公首肯之葢公嘗守吳再還兵備使者於職無所不統而其大指在上臣之道欲以張吳文而棫樸其人材每得吳諸生文手之不置已條析其可否使人人極意去退而未嘗不黜其盛也曰令吾得一日顓師若約之以禮而已無所事愽矣既還而督視晉學政而不佞喜可知也雖然竊有告於公詩不云乎如琢如磨夫以實則璞而已矣何所事琢磨為所為事

琢磨者將以發其光而貴其用也今夫三晉之才猶璞也其幸而薦者重足以當天下半而歲收不能當天下二十之一則不幸而不獲薦者比比即毋論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以與吳之藝角長而疵短司柄者執皮相而淪其輪囷欝茂之罷能無重惜乎哉所以發其光而貴其用者是在公矣蔡公听然而笑曰子嚮者固言之吾以晉誨吳以吳誨晉可也當公守吳日且報政而意有所不可遂投劾歸是時太倉守馮君某稱屬吏矣天子

思公治效從里中起復為守而其守太倉如故公之遷兵備使者治太倉益習於公行念無以報德而屬不佞贈言故為叙其所嘗論隲云爾公治狀天下第一語具他叙中

又

世宗朝縱出沮格之法嚴而士大夫以三尺奉意郡國有司爭相趣為刻深而不佞嘗承乏西曹郎獲治京兆都官獄數抱案爭尚書前有所覆出不能奪尋奉命北

察畿輔因得以縱觀先後成獄不佞時有所讞釋因竊自歎異日獲備監司一方庶幾古所謂無寃民者而最後遷兵備副使治青州屬悍御史按部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盡承守令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無同異以故不佞所伸十恒僅七八而彼見以為十屈其二三幾用睚眦中法謫自余罷青州歸而伏里中而後愧悔之也夫民命大矣士守志大夫守官吾不獲伸其一即奉其一以去而何澳涊至二三為然竊伏覩諸監司即未

有不為不佞者也居吾下而有所入吾不以為可一讞駁而問者如故狀再移案而它問者如故狀三移案而謗隨之吾持異而不能勝其同居吾上而吾有所出上者不以為可吾一成獄而見駁再成獄而駁加峻三成獄而怒隨之吾求同而不能勝其異則所謂監司者兢兢以亡害遷夫安見奉其一不伸而去也吾州有王生嘗捕一叛奴弗勝而搆訟奴結族之黠者要生於道而狙擊之又擊一病夫死誣之而會他邑令脩睚眦坐

生殺人罪州民巷聚訩狽而相語其寃也薦紳大夫心知之目攝而喋咈出口也他治獄吏則據案施施受畫一而已無它適近上則適遠而不得其情故也一旦而當兵備使者蔡公立訊而立得其情脫梏拳出之一移案而獄吏膽奪莫敢枝梧州之大夫吏民讙聲雷動稱蔡公神明朝上獄御史夕報可或謂公獲上信下所措置無肘逆者以故其辨王生獄若承蜩然假令公稍自疑或疑人而不能自堅於毀譽之外其又奚能快焉王

生既得脫度無以報公而會公還視山西學政乃來謁不佞請贈言不佞葢三贈公言矣夫以公治吾四郡善狀即半嵗所大小亡慮數十百條多用便宜行諸臺使唯諾唯謹而今乃毛舉其細者以為頌胡謬也是不然易火山之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其說曰慎刑如山明而不留如火君子之媢於刑而猶取法天地之用如此其重也𥘉公乃俛及之夫賤臣下獄六月飛霜孝婦磔死三載大旱以匹夫緊女之微其精誠之感

天地為之震動是尚得為細耶蔡公居最上最遠而遽獲其情此何稱毛舉哉且也吾所以重愧蔡公者公先為吳守亟報政稍失御史意輙投劾去留檄及於門單舟在於閶楓之外矣追者塞於滸哭者沸地而公揮手謝弗顧也此所謂奉其一不伸而去者也宜其爾也

贈州倅蕭侯遷太湖令序

蕭侯之為吾州倅也或曰是去郡倅而州者乎夫遷容易伉貴耻伍厭劇雅飲待次不則邑邑不聊外為共謹

而已而侯獨否侯所任催科晨興坐堂皇進諸鄉賦長而語之曰久勞苦若曹毋所事常例也則曰吾姑爲若限限盡而賦舉不盡者罪如格則又曰某鄉豐豐非吾所急某鄉瘠瘠吾所緩某鄉在豐瘠間而謬當瘠名時匿賦以累豐者乃豐鄉之姦人跳其賦於瘠而互爲利吾已悉得其主名若可與偕來受限不者立痛杖若併家破矣鄉賦長人人惴恐不知侯何所得之歸而語其人則又大惴恐相戒來受限也侯取片語足賦於罷煩

之地而亡所事敲朴則以其間召鄉三老為談說孝友忠信事咸叩首稱蕭使君不欺我轉為其子弟稱說之不已蓋催科而教化之意藹如也侯既用治理流聞轉署崑山令崑山賦差重於吾州而令責數倍倅諸所取給侯者非一侯不動聲色而一切辦治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大喜念得侯晚且曰侯胡不遂真令我也已又署長洲令長洲賦又重於崑山又最居衝郵使絡驛道路兩臺之檄旁午遇侯輙立解邑大夫士暨其吏民則又

大喜曰何乃使崑山先之侯胡不遂真令我也久之真令至至而吾州大夫士曁吏民喜又可知也趣前迎曰還我蕭侯侯吾父母耳益一州二邑之人爭願有蕭侯不得分侯身而三之也亡何而侯遷為太湖令太湖地居僻非有綰轂之道以奔走郵置而為令撓其人戸視吾州六之一租賦九之一巨室猾吏省可十之八詞訟十之六七又況其俗夙稱尚淳質好儉約率性真直賦商務農故易於吾州邑什百哉夫以侯之才三加劇而

三加理其何有於太湖也居吾獨怍當事者日為久任之說以困夫敭實寡援之吏而別為徑以待夫巧宦若司馬安之流一名為臺瑣或衡地不待考而列九卿叅藩臬至使侯一令邑一倅郡一倅州再署巖重而猶不離令然至於及物之德有真當於心而不朽於後者知必不以彼易此也夫以卓褒德之賢而三更令至老矣一旦而人主嘉重之俾位三公之上列雲臺爵通侯乃元勲若鄧吳輩猶不得而先之固國家所以勸勵師帥

之典要亦屈伸之幾哉俟行矣不即遂褒德而有意乎甘棠之鄉吾尚能從舍中兒竹馬以待

送兵備副使咸寧盧公遷四川叅政序

始盧公之飭吳兵備也寔起自田野而吳搢紳先生習公者曰公故大人必能安我吏人於蹴踏齮㩜之中而衽席我則又曰是嘗握虎竹控士馬馮扶閭當闢大府數四者或即家遷矣遲之車跡境不及逮遷矣又遲之集軍吏聽約束甫受計遷矣公至而吏人始敢有公也

公於一切苛煩文法罷去不用曰何所汗我刀錐為而請興除利害者立却之曰興利興弊除害除美且吾詎賢於前十百君子哉請得以身備耳目者公笑曰吾推腹心人而何耳目也且是孰非我耳目也上好名民得以名中之上好鈞奇民故為奇以鈞吾鈞上好察小猾以察投之大猾故為愚若墮為之察而反避吾察凡此者非其下罪也吾示之竇而彼始求入也公之持論云爾葢盧公稱為備兵使者六閱月道路十之七其所提

衡鼓舞不必求之名法比詳内而四郡大治守令奉職為廉平然不至虜退食曰免於操切毛鷙矣兵帥而下至裨堠長距躍興曰吾飽妻子之餘以餉士不至賂詗卒也訟師次且𡍲改業民顧其耒而嘆曰所得與訟孰安也公果以資重當擢叅省政而臺使者疏請得遂治四郡賦會已用臨川舒公不可遂進叅蜀省政以行吏人環具搢紳先生而問曰胡奪公速也則又曰公輩固言之是不愈於甫集我曹聽約束而受計遷者乎猶得

延須吏以沾德化之及毋論弱者帖席而黠者華面矣
第蜀越在萬里外與吳號畿輔孰重大司農歲入蜀賦
一之吳賦九之孰要備兵使者護諸大校督東南餘皇
組練以遏島寇與叅省委蛇政旬宣吏孰急縣官誠重
吳要吳而急吳使者而又才盧公則胡不以湯公例處
之也湯公者今撫鄖襄大中丞也嘗滿三載當遷而以
臺使者言用叅政治兵使者事故云王子獨不然曰縣
官非蜀重而奪盧公非必才公而畀之蜀也當天下安

時吏抱簿程資秩而叙其遷者恒也資衡而有所急則望望衡而有所急則實盧公望實精矣有如吳一旦緩急閑府之地能無藉公而蜀亦安得長有公而已哉於是公之屬州馮守者曰不穀以職守奉兵使者四而最後辛在盧公下風夫豈惟無虞於操切毛鷙公實覆露我以出湯火不穀之拜公賜也實先二三子以及吏人也敢藉手一言為行李重王子謝不敏不獲敬次其所問對如此

送太僕寺丞永寧張君遷南地官序

余束髮而登朝則知故大司馬張襄敏公之數扼敵也敵中人攝公目為張太師云公歿可十餘歲而敵破蹦石州時公有孫曰某某甫以公任為郎休沐還里適陷敵欲廹之降誓死不屈敵問知狀咋指曰是故張太師後耶夜縱之歸天子高其誼為遷丞吾太僕以風示邊塞者而張君之丞太僕也益日夜砥礪攻駒事云甫三歲遷為南戶曹郎以去先是余以間過張君所縱説世事慨

謂張君今論天下財力所從出姑畫大江而南北之則南困財而北困力夫所謂力者其最重非馬也耶今太僕馬歲亡慮十餘萬匹内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得馬不能勞苦與寇角馳逐亡所用之而衛士得馬以便騎乘而已縣官給芻費割以自共分鬻市糟啖馬馬不能飽而以醉久之則先其齒而老死矣馬所從產則責駒馬所寄秣則責肥甚至家破而人繼之然豈獨馬今江淮歲漕粟四百萬石悉以予衛士食而餘粟

盡令入白金共邊戍夫邊戍者猶曰能執干戈以為儲胥捍而予衛士食譬之搏雪而塞衛何所取功焉然是二者見以為固然而無能有所變也幸而為縣官衛士則日芻豢之而彼不任德不幸而為縣官民則日魚肉之而不敢任怨者此何說也張君拱手而謝曰公言大非某所與聞也即某治馬不能亡賦賦能不以賦累共賦者而已夫使某為嬴取以損償必不為使某稽故以期累必不為今者獲用治馬從公後三歲而不羅道路

之咨則竊以一日得治賦亦如是而已余乃嘆曰夫卜式有言治天下者亦若牧羊而已今君去而郎者不南户曹也耶凡東南職貢之入所不籍而北者即籍以南而君又時有寄委譏榷督攝之類比比焉然病莫大於羸耴稽故者君故絶不為之則已思過半矣今馬幸稍足詔賦具貫藏太僕太僕有餘藏而民不甚困馬漕比時至大農告陳陳而歲亦不至厲民籍令盡如君者而丞吾太僕郎户曹又安至如吾嚮所憂哉君行矣勉之

人主察公卿予有材器能任將相者必於君乎取君又當拜矣

麻城穆侯均賦頌序

天下稱巖邑自吾三吳外則莫若黄之麻城而其稱羯羠不易均者亦莫麻城若明興而為其令者亡慮百人其以善從者可指數而已余守太僕時偶與其邑之人耿中丞劉金吾輩語及之而二君津津稱其前令穆侯不容口且曰是以高第入南曹名為善從而物意猶未

厭也久之穆侯乃復以郎高第守晉陵而金吾之兄諸生守巽暑行二千里而奉通邑之大夫士父老指以請曰蕞爾敝邑不腆之賦不足以供國家一饗士而久乃使哳者訟畔輸者訟逋強者食不稅之田而弱者負無田之稅其弱者計以為不徙則死耳以故麻城雖謬托為巖邑而多不毛之地類若一甌脫即令素負強幹者至吾邑則懾惕思用小故觧去而其巧催科者亦至吾邑而拙穆侯之來無幾而輒得其故歎曰夫吏員以強

幹而又巧催科而至此邑輒拙者非真拙也巧盡於催科而不得不拙也夫巧在賦者末也巧在田者本也吾今而知所以用巧矣於是邑之田有稱全官者稱夾官者俱一切削去之曰是皆王土耳何田非民何民非官乃議均田已而又思之曰是均田者其自經界始乎乃親行規田所其東北因山西南因水中大溪界之以都分界以號分都都有長有副里有總里小里制夏秋稅畝二升六合不為偏重偏輕以啟弊總邑之賦數有奇

羡而無損減即强者人不得匿田田不得匿賦弱者賦與田相知而官民不兩困矣始不便侯策者曰是未可以歲月計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侯豈能為吏長子孫哉乃不淹旬月而報成事相與歎詫以為神而邑亦稍稍復故巖邑其士民即不能楚其辭以張大侯功德竊有不腆之詩歌以從故大司馬劉公後其幸先生一言以弁之余不敏竊窺嘉隆之際廟堂乃稍稍課責守令吏治令號稱極盛而其大指乃以程較國賦用嬴縮為

最耳未有能深探其所以嬴者得其所以嬴則下與上交益不得其所以嬴則上與下俱病穆侯葢得之矣常固肺腑大郡也賦百於麻城嬖亦稱是吾嘗恠夫班氏之傳循吏皆郡守事僅一召翁卿者有穀陽上蔡稱而亦不載其實即地節五鳳間人主所最加意不過曰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耳豈其時政皆郡守發之令不能自為德耶穆侯一令而能自為德使其人咏歌之不衰如此吾日於常乎有望矣

弇州四部稿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十一首

壽馬先生序

比予始為刑部郎郎之長王杜數君子時時為予言身幸沐天子大恩列曹署諸父幸無他得以其官迎養餘

奉賜輒治具為諸老人會年各且七八十出則相後先委蛇眉鬚皓白冠劒都雅青紫相映照都人士望之如神僊云而會最少者為馬先生然亦且六十矣狀甚麗其言論慷慨纚纚可聽諸老人固俱長然獨嚴馬先生而內推遜以為不可及予既已奇其事私識之而亡何文學盧生來謁所以為馬先生壽問所以壽先生狀則嘗友其子今太史思忝思忝又余友也蓋盧生能言先生少時事云先生湖人徙於杭遂為杭人而少孤家四

壁立杭故大都會也其民亡不吹竽走狗鳴瑟跕屣而
先生獨甘苦不好與浮俠交往即之忠信斤斤然而時有
所負挾不肯輕屈下人諸從昆季俱讀書服誼為一時東
南名雋其著者稱先生然先生數以儒干有司不利遂棄
去而恒慇焉撫太史曰嗟夫吾安能竟老校官也吾乃愧
諸游俠彼以我為非夫也爾勉之哉於是太史受先生經
日夜淬勵不輟竟以進士上第選讀中秘書日貴矣走使
迎先生欣然來就養曰快哉使我身自貴毋若使爾貴我

也而王杜之老聞先生至招入會先生亦遂欣然往太史恐無以當先生意者益日夜具買雞稰膾脯隂飭侍人唯先生所嚮亡問而諸老人得先生益歡為具相過從不厭也吾少則聞日者言壽星在斗女分以故吳越間多耆俊黄耇而主上仁聖煦育長養之陶陶然無厲札其天年咸躋於上壽然究其所著見與為之後者如先生葢寡哉今年夏六月某日為先生誕諸老人當盛衣冠過先生如吾鄉所聞同舍郎語而太史侍左右捧觴上為壽能無少余言也先生不聞

香山洛中耆英社乎一時薦紳大夫爭好談侈偉其事至傳誦而史繪之而五代時王溥柴氏諸父席貴勢日縱慱狎飲雖天子亦無敢問以為盛哉其甚者或推謝病棄之餘不能無千里之感姑托於此以逃而席貴勢食膏腴又末也則何足為先生辱盧生曰信乎先生與諸老人異是矣

贈盧翁序

盧翁少讀書羅壁泰望諸山既業成廼自顧問曰士冠

履踐先王之跡齷齪抱虗求進即為吏務選耎滑稽干時好能之乎曰不能能謝棄有生累而衣食草木擾鹿豕乎曰不能於是罷不復應有司辟耕輙饑竟廢著捐業而游於杭覩杭之山川土風多賢薦紳大夫其賤者能樹慱而又據津要通四方財器伎作慨然曰士何常之有哉使行販逐什一餘息聖王固抑之吾以避名而蔽身慱出而徵斂假饒以通匱亦士道旁施致之爾懸是稍稍持篋貲貿無有平直相時而閒取贏焉居數歲

贏入羨益饒益為平不二直至閭黨困就貸不大責其償
而甚困者或竟徒手丐可得久之翁忠信行誼卓犖信
於閭黨間行旅若歸闤闠若政府得一語若質宗戚視
若囷廩若哺母更久之大信於賢薦紳大夫爭納履委
贄希識面幸甚始廬姓於越著也翁遷杭遂為杭著姓
云而翁暇不懌屬其子濟之曰我蓄德未竟而小道為
術政不逮宗懌不逮閭孜孜皇皇徒自苦為小子盍以
儒進耶濟之退感奮湛匿於丹鉛之思蓋不下帷者三

年而盡熟其父書譽赫然起慱士弟子就受易常數十百人濟之既以易顯領薦浙褎然士林望之而諸子復次授食學官餼歲時伏臘具衣冠上二親壽翁逡巡却不懌曰吾幸以末富柰何令諸子復儒衣冠據庶人表乎未幾濟之偕計吏上南省報罷還又坐他弟子事詿誤幾弗免又火去積十之八諸薦紳大夫來唁相屬翁笑曰吾嚮固憂之吾且復故矣唁也於是衆人人稱愧服翁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於乎始晦跡履素仁義

附馬既惕然早見思抑不懌為盛終又夷然順拂不憂為窮庶幾哉古逸民者流矣濟之誣旋白為文章益奇而翁且倦聽子孫脩業而息之業當復如故翁殆未可量也翁其率初志用克箴於耄老之戒亦顧濟之砥節巽道使天下稱賢者親為翁重焉不亦愉快哉

壽長凡藩幕靜庵先生偕襲夫人七十序代家君

靜庵先生自山東幕歸十有四載為嘉靖庚戌偕龔夫人並七十云先生少壯時則嘗以先司馬游宦故留應

家中外事不復從有司辟晚仕不大顯而其中實停蓄博浹凡天官地志醫卜樂章技藝備曉究大要既負奇鮮所寄乃稍稍放山水綠竹間而其幼朴無他長則日取博士家言讀之多辭疾不能預家宴先生既已宴夜分耳屬其書聲則大喜說曰爾未懲耶吾乃復見吾先司馬矣夫有薄田足以具饘粥敝廬足以覆爾可絕内顧而併日夜藝文之力焉于蓬累而尾曳逍遥乎游足矣久之其遂以易舉進士累官御史先生使使書來指

若曰先司馬藤著捐舍而游學晨徒步學宮足胼胝家乏書書從貸里人手抄習之龜裂不便能屈信爾然乎偕計吏報上從其凡朝列公更負為僕或併日僅舉火爾然乎三令邑邑各數年陞沉簿牘期會又間親兵事山谷間衣面裂髮垂垂白始高第入南牀爾然乎其受教自度無有惕然若負剌漸知警於官而先生益暇任適所嗜不復問生產客常滿坐坐必竟夜漏去盡其與先生歧跡而並趨仄好以相成如此也日其按山西謝

病請急得鴈行過閭黨伏臘拊背問暄冷畣二載病良已㫖㫖不忍出先生正色而督促其曰身爾有耶丈夫幸未衰為官奉職勤力小稱亦何必重去其鄉若以為予則健善飯期後尚未爽也龔夫人從旁史甚力其𠎝而別又三載而其按楚還復按司隷行部通敵大入犯通辛藉天子威靈不下天子以為習之擢佐臺事置鎮先生巳聞大喜又感煞曰得毋浮哉又書來示其國恩渥厚洗心冀有以報母念家及而凡夫婦為於乎其自

起家承之備南北疆圉之役心乃無日不在先生先生其忍棄遠𣅽哉良所見者大也先生為人子易温厚寡他腸雖接見後輩及氓隸亦諄諄語可聽聞人一善事輙喜著眉宇道之朝夕燕見龔夫人衣冠偶坐亡褻夫人能以禮佐先生以嚴一縢豎以勤儉補施費者五十年如一日德亦稱是哉先生多丈夫子及諸孫咸脩頎鬻庸補胄監譯書學官弟子彬彬然相望人以為厚德報其所手創搆第舍圃沼臚接鳴笳吹游行其間所手

植木喬而卉繁諸奉觴上壽足樂也其獨不得與而姑述其所以睽違遥祝之意且謂他日得吉率子弟陪杖屨歲歲無數則此實張本云

贈樂癸封君七十序

為計然白圭者無與於養生家言其術不過攻苦去甘與物低昂而時藉其贏墨氏稍精微其説曰堯舜聖者堂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琢啜土硎䊀藿之羮夏葛而冬裘太史氏僅稱其強本節用家給人足之道盡矣

老氏乃極其說曰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以成大也清淨澹泊與世無涉因循為用其術若過約若無所當而其資竟以不接天下之用而無匱其微之至能使天地之真氣不費而常盈雖後世所述養生家言要無出此者粗跡足以盜計然白圭而下不論也夫鑄冶榷販逐什五奇勝之筴者得其謀於家之似也導引經伸劃精而服氣者得其謀於身之似也均非所以致要也吾今乃識之樂葵翁翁以其賢其壽望於吾之族第聞其少時

則壁立矣嘗廢著而依其外家受諸生經經明無害已不樂吏治去而業家人耕耕吳之墟瘠三分其入一以歸公一者待歲翁特為籌入而出之毋使浮羡及輿從服食𢾈鳴瑟跕屣陸博之嗜然非有鑄冶椎販逐什五奇勝者用稍稍贏初年畆不及頃季年乃過十頃餘陸產牸畜水居魚陂山居千章之材無弗具耳目口體咸節其汰世不吾接嗜欲簡少精氣完固膚革充盈翁今七十何異少壯比翁之居自稚頒白且三輩矣居不聆

翁厲聲出肩比抑若倪孺然靡不謂翁恂恂篤行君子也豈非所云契於老氏之精者耶翁諸子咸秀而文伯為岳牧自罷旦夕承志仲谿漵江守遷轉運河東道出里轉運秩中二千石被金紫望里門下而趨伯率以見孫枝翼庭廡間守相前奉觴為壽甚都翁無樂乎或過憂以盛哉夫造物厚奉翁而翁廉取之翁廉其取而造物益厚之此固恒也夫翁則何盛之有老氏之語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亦願翁長留意焉

壽封君凌翁七十序

世貞奉使東過里無幾謁石林公於是石林公年七十時時嚴衣冠從社中會社中客已稍狎公乃野服竟日莫逆于于然得也石林翁多鬚鬚盡白而顔頎而握丹里士民目指曰石林公顯者耶何以儼然銀緋而臨之則又疑曰公顯無改素覗於公之廬齊民等也少者曰公殆老據上坐鬚白矣至耆宿詫曰不然公殆少夫與

予輩角坐坐予輩先息也予飲公公醉獨後也石林公迎世貞而笑且謝閭里愛僅稱其外矣世貞晚不及親公之壯時事第聞於人人公起家儒縣孝弟力田業教授諸生恒下帷數十人故陸太宰寔重之延教賓塾使弟子拜受公詩而弟子汰不能盡受公公抗顏坐上坐無撓時時引古大臣家成敗相勉而無何太宰果坐法適太宰之適中奸人起大獄相窘下郡國捕家人傳詣京師諸夙稱厚善者悉自引晦匿鳥獸散公獨爲數勤

傳視弟子無苦後事白太宰乃謝絶厚善人獨益親公
公三子俱以茂才異等補博士諸生然無爲治計然什
一之策以故恒旦夕諆饘粥公意殊懌第謂黄卷吾家
物無廢吾不竟窮諆饘粥也而公二子俱第進士赫然
貴矣後世貞乃稍稍習公其騶從率素簡易自如公善
言笑雖家屬旦夕處不聞厲色其好客毋論晚至豐饍
珍醞下氣而進之率極意去伯子雲鵠宜春令高第入
諫垣嘗持法忤旨逮尋釋公怡然謂逮釋皆上厚恩即

法不隳甘矣宜春大夫士感令賢歲時敕狀問起居得公安則動色喜相賀而季子汝成持浙臬島寇入境汝成冒矢石而行圍公書戒之曰若自奮報天子毋念我老人老人恬仲養葢是時仲汝立任服勞之責云吾視公壽考𦍑禄亞萬石君然萬石君嚴脩吏治治家嗃嗃幾不内通入公室無論諸從長者雖稚子各相喣沫陶然洽也類於記所稱羲皇上人時公恒詑予善彭老術間一行則精氣上遡及腦若醉醇酎衆亦以公筋力健

敘少年為得之余不佞無窺於術亦信公之無疆哉

贈東臯翁序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語屈也即古商山之稱綺季者流事行無所考見一出而用其餘奪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予登吳臺南望天目諸峰鬱鬱葱葱多奇氣焉慨然念其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今意翁當之否歟然耶蓋徼翁於徐生則少時事類任俠云翁貧故力作頗具一

二中人産而屬歲侵諸昆季僂行也翁憐之悉推其貲獨身與許夫人耕雲中不給則恒依外家游其外家者素里稱善柔也大猾剏起獄相中利以破其貲為已翁行刺得大猾陰擬之厄乃持數十金因所厚謝過翁坐上坐徧集里中子弟數大猾蒲伏搏顙已徐揮其金使盡為酒竟數十年亡敢跡翁外家者而翁又間過窘若瞷氏豪還袖大鎚直往欲遂碎豪首豪恐陽驚不識曰吾鄉爾忽之為徐君耶願得自罰持牛酒請遂交懽徐

君乃止然翁業已折節讀古人書揣摩成敗多中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邑令課孝弟力田首延禮翁翁緩頰為令計邑田數千頃枕諸山即春水下茗不及受無浸耶分茗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澇涸可魚千石堤可桑萬株佐歲矣令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筴不下計然柰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異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薦居前列稍無慮饘粥矣翁之一再過鄉人飲酣甚已出叵羅酌遂以為壽翁怍

之鄉人踸屬耳曰令方事困我度非翁無為解者翁連
唾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為令明其無辜不使知也春
時游花間肩榼從二鹿酒之咸馴伏若家畜然多手種
橘柚為圃而過者即亡論雅俗固田父酬酢竟莫去不
復記姓名矣始徐生之與世貞以聲通未有識也既衆
中目相異問知為生乃懽然自恨晚海内能文章家無
稱及世貞者徐生則已高有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下
固泯泯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是時濟南李攀龍文

奇甚吾三人鼎足立矣徐生竟以違翁上書乞分司就迎養不報夫徐生豈輕於棄吾二人哉此其意乃甚可念而翁遺書輙誚責曰兒驕須乳耶若日食大官廪列郎署不一志媚上而柰何戚戚計其私為也吾年八十蠟屐登天目山飲不人後醉不人先擾鹿無恙木奴指漸繁於計且足耳慎無求分司求分司吾且不食汝於是徐生受書分不得違君親指矣過世貞内愁如也欲得一言為翁慰心夫翁奚假世貞言哉第於所傳翁非

僅為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丘壑之所歛行日月美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竟以不試而自全夫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嚮所稱綺季者流則何間焉益徐生少為詩一二篇出翁持視輙私嘆風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為知已若此世貞則又奚無言哉

贈玉川周翁序

余嚮則聞學士大夫類多慕說憲孝時云吏不倄刻覈

之政民不熟吏閭井阡陌間揖讓彬彬焉故中多躬行長者朴茂純啬亡所傚麗以自就其質而已余所慕說以為長者即比户曷稱哉歲可一甲子上神聖靡損於舊乃今則何寥寥也余既無所及於其時而冀一二其時之人厥有以風焉晚而得周翁固生長二帝者大要稱是矣始周翁徼業儒不遂去而就南畆謀什一之息以佐耕鬻力而入程口而出猶以為非道而去之敎授里中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室子缾纑代相給周翁之

名不出於闤闠之外而內行默報不在翁而在翁之子濟叔既益習翁教取進士翁亦當從貴諸吳中貴人文驟起將聲勢召號刀氏之徒出則朱丹其轂冠危佩華相爭勝侈大以明得意獨周翁褐而步也從一赤足豎過社中父老飲䀹䀹然竟踉蹌歸而薦紳先生故雅善濟叔或持通家刺謁周翁翁巽謝已匿不復見監司歲時行部過問不知濟叔之有周翁間者知周翁不知周翁何名作何狀其黨善周翁者更不知周翁之有濟叔

濟叔起書生為進賢令進賢稱巖邑善渝而令以翁志務脩潔廉而治翁故所受屋一區土百畮家貴賤百指褐而步自如吳里貧不安驟起貴人父獨安周翁也今年秋翁廼如京師來就濟叔養俄濟叔滿比部郎上計太宰以最請具封翁如濟叔官翁叩頭詣闕下謝天子大恩還稍出冠而見客云坐未幾翁起行酒撥勞客諸君亡恠老人不任冠美取吾舊時幘來吾襲純繡不若毳綌之適寒煗也鼎烹而養不若菽糗之便饑也騶呵

而輪雕不若緩步之愉逸也與諸君盤辟而折旋不若
野人之争席也何者此吾素也周翁則又言寗孝時亡
論卑小者即受股肱寄總方岳不則雖二千石以上或
其人貧不能具驪駟一棄職雜田野人而耕漁弋牧販
竪子游女狎而忘其敬日乳臭兒入貲與挾下藝待詔
以計請急輒車而馳里門袖金紫置介賓位有所謝絶
矣矧如諸君矧如長安大貴人王子曰嘻余知之余知
之先王之所以樹惇於士風者有繇哉漢文景之際朱

郭以俠聞辭掞蠹貫程卓末富倚魏窮爵奔足耳目景傅響接而萬石君特一椎無能人且與數君子爭旦夕之長則何可得乃至勞人主尊顯為也於乎此其意寧可與剽輕奸進者道哉然其子孫雖日貴漸以不如而流至於輿馬之飾以王陽貢公之廉有所不免乃知俗之流而濫也勢也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跡周翁所持行少儷見者其時又奚擇矣雖然余幸而得援周翁如親於憲孝時者諸君歌而觴周翁其更觴我

贈水亭王公六十序

余守刑部尚書郎而太原王君以進士來從事是時王君業踰冠也而動止尺寸有度余固不敢少之亡何王君出守鄧數薦以治行高第為大名郡丞會守闕丞攝郡而余稱使者東行按大名比至則獄無滯囚矣間一二引對者人人稱王君明不宽也王君又不當三輔高第耶是少年胡老於丞乃爾處士盧枏則間為余言使者見王君獨不見王君父水亭公其人所謂夷門關尹

之流哉益水亭公當起家為驛令又為安慶賊曹其職世所卑薄瑣瑣不仕也獨水亭公廉而勤於職間有所不懌起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恐受賕枉法貪吏安可為也念而廉吏而楚相之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且欲以吾之所可得為者而後盡吾難乎當矣吾乃教吾子爾於是益延諸明經師為王君受經業成舉于鄉王君以晨舉報而公夕挂冠度其槖財二金始公少時好讀書而伯氏善行賈賈十輙二三

而讀書或無歲憂饘粥鄉人竊非笑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子不習范蠡計然耶胡齗齗季次原憲爲也然公益讀不顧又令王君讀其父書既貴而伯氏以賈沒公日夜撫其遺孤而食之鄉人人乃愧季所得多矣盧又言鄧及大名之政之美也數從中跪請公教云余因以知王君之所以老於丞故蓋余嘗讀班氏書紀于公爲小吏多陰德高其門曰吾門度可以駟馬者而其後人定國治廷尉民自稱不寃竟拜丞相封侯一吏所脫人難

暴雪枉滯有幾而報若是不知定國之所以無冤民固于公遺教也所謂隂德葢不獨其身然然于公與定國不相及而王君今日夜受公成誨袵席吏民而大惠之天所以報公何如哉公長身豐下而髯飲酒至斗慷慨論說可聽度如四十許人然已六十矣亦盧枏云

壽金令君七十序代家君

吾少為諸生時讀漢史陳太丘仇蒲亭之長尉邑也則慨然撫掌曰士豈其公卿顯哉即一旦數百社之寄庶

乎尸祝而人頌之足矣既官達數遷爲天子制萬里命
而夢寐乃未嘗不在吳閶闔間也仲長公理之書所稱
良疇廣舍背山枕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易圃築前果
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使令足以息體弋高鴻釣游鯉
風於舞雩咏歸高堂安神閨闥呼吸精和此誠凌霄漢
出宇宙之至貴也而吾徒託之於夢寐之似而已且吾
之所願於進者既不果而吾之所恃於退者又未得則
遂意以爲造物能偏予人以大而不欲兼予人以細此

固然哉然不出闤闠閭黨之外而得之者葢東涯金君之始釋褐也爲烏程尉已稍遷餘姚丞則無以異乎陳仇也明法爲諸格束下吏而君獨奮然越格而自顯其所規畫擽切精神之藴雖不得盡聞然吾獨見其尉之邑吏人不言丞而言尉其丞之邑不言令而言丞士有頌民有謡訖於君之後數十年而不絶耳而君遷爲長汀令益尊乃遂棄官歸君業饒以官故稍旁落乃任子孫而息之陂池園澤竹木果菜之入埒素封優游自奉

即無以異於公理所稱者然君伯子理問仲子蒲圻丞叔季太學生諸孫中外且十餘人彬彬砥行自愛灑滫之共口與左右之娛志足以使君欣然而忘老者公理或未之道也嗟夫士君子之於世進而有以自見退而有以自樂可矣今年秋君七十理問書來要吾文為壽夫君吾所羨而不得為者乃亦羨吾言哉今為君約他日兵事小定天子以骸骨賜老臣鑑湖之曲而君尚健杖履無恙歲時伏臘擊鮮釀醇庶乎君之分公理一二

而波我也吾為日以待矣

奉贈盃齋翁趙大夫序

王子嘗有云江左自晉而後秀始洩矣然其人氣往往不配事不免強役其所不及而濟之以巧庶幾苟幸於成以故其氣恒先事而竭唯於文章亦然間有二三渾龎而博大者得之未漓之天而出於鮮琢之地其氣恒若有餘而其巧恒若有所不足天下幸而得之則以其氣充而遺險投重運旋轉磅礴之業天下不幸而不得

之則尚能以其氣歛而之身華者言實者行享者為壽考而行者為賢子弟蓋在齊魯三晉間且或難之是何況江左哉余守尚書刑部郎時益齋趙大夫以南勲部郎考績至余與大夫俱稱為江左人南北曹署相望然大夫實倍余以長班行中見而知其為渾龎博大者大夫不折節而自恭不為訥而自謹不務訐而自直不厭文而自朴即後進少年好以巧濟所不及者意有所軒輊於大夫大夫怡然不屑也獨故尚書歐陽文莊公時

時口大夫賢曰諸少年柰何以巧少大夫哉葢大夫嘗為贛司理破猾吏巨豪有聲又佐其御史所平亭疑獄以百數連攝郡郡事谷斷理解而其為南選部至司勲一切治辦又能發姦㯳為公邸四前太宰張文隱公寔罷之數稱於歐陽公公又贛旁郡人也以故悉大夫而亟稱之若此余既持余說以稽歐陽公言而竊窺大夫之後亡何大夫出為廣東叅議則自廣來者頗能言大夫平傜役寛積逋掃宿盜諸狀甚悉然竟以不善骫骳

上官自刻去而同時少年沾沾負操切之術先後巧於
宦有聲雖余亦不能無疑而稍悔其説及余罷青州還
久之謁大夫虞山里第大夫業已八十強項而渥顔白
鬚飄然與之語能聰明于視聽時進食飲不减壯夫顧
謂余向沾沾少年安在余因獲以燕見大夫子進士君
其清蔚韶令之度褎然無隤其家聲余然後重慨大夫
之有餘於氣而能不盡也彼其所以不盡其巧者乃所
以善用餘也大夫其專精神輔醫藥益壯其思慮以躋

百年國家將有脩問政之禮以干大夫之餘者大夫毋終閟之哉

贈張聽泉七十序

世之人所同欲得者最莫如壽壽之所欲得於人者最莫如四民之不失職而偕其願以老然士急其願於名而農工賈急其願於利小者朝而為暮計大者春而為卒歲計拘拘乎役役乎濡首於課最程息之間了不知其隙日之去我而非我有也一旦所之既惓稍思息焉

而將來之日我不得而竟有之矣況夫失得之念迫則疲思耗神於所非覬之地往往陰損其所受之資較失得之機成則挨攩挄扰引繩批根之用出而陰損其所待之隲然則其所謂不失職者固自不能盡與壽合也吾友于張君鼎之而因識其尊人聽泉先生先生少嘗讀書脩士業未遂而厭之隱而耕於婁江之野又以不善于耜棄去雖家闤闠間絕不從人匄子母逐什一其於四民之職似若有所未能舉者然先生以為遺書苟

足讀以自愉志而已而不必名遺業苟足饘粥以周身而已而不必利其安靜詳雅卒然而覩之而知其為君子長者其含容退讓卒然而迫之而不能使之怒其蕭散冲默即突烟之欲寒而不能使之憂蓋先生之所願不在四民之不失職而所得之日已實為先生有矣先生今年七十五官之用矍鑠如少壯有子既貴而賢其於名利亦稍不期而集固不為疲思耗神以損其資而又不為挨攩挒抗引繩批根以損其隲天之所以報先

生未可量哉余因鼎之之請而竊喜先生之能實有其

壽也不辭而為之序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